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八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朱德和同志：

現年二十四歲，陽曲七區赤泥窪人，去年陰曆月三十日一信，你家知你在綸林二支隊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後再無音訊，請見報急速給家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不勝感謝。來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代辦局轉我。

李治祿

張二娃同志：

現年二十三歲，陽曲七區赤泥窪人，四六年參加十五團，後又改編爲獨一旅，同年陰曆月三十日給家來一信，說在綸林二支隊二大隊六小隊工作，希見報後，急速給家來信，或寄給我來一信，如有知其下落者，懇信寄晉綏陽曲縣郵政局轉我。

李治祿

爲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改爲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通告

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自本月十二日宣佈成立以來，嗣接興、臨、河、保、忻、寧、靜、岢等地縣農會來信建議，將邊區農會籌備會改爲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以便直接領導各地農民鬥爭，徹底反抗徹底平分土地的份子，批准各級農會成立，給各地農會要求，步提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人選即以原籌備委員會人員充任。籌備委員會接受各地農民們的要求，從九月十八日起即改爲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地址仍設興縣。望各地農會與農民們有關農民實行平分土地鬥爭中的各項問題與本會接洽。

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主任委員 賀龍　李井泉　張稼夫　武新宇

委員 譚政文　蘇貴波　杜心源　龔詠金　葛純錄　喬鏡圖　賈長明　閻秀峰

呂、聞　張永隆　鄧初元　李汝林　劉能林　楊興昌　任生有　劉玉堂

九月十八日

我晉西南地方武裝 收復鄉寧縣城

臨汾附近我收復土門杜戍等據點

（本報訊）軍息：我晉西南地方武裝一部積極出擊，收復鄉寧縣城。九月五日盤據該城之蔣胡匪長被我殲滅，殘敵同三團鎮逃竄，該城遂爲我再度恢復。

（本報訊）軍息：我晉西南地方武裝積極向臨汾外圍之敵出擊，收復據點數處，蔣胡匪軍困縮臨汾孤城，恐慌萬分。八月中旬，我地方武裝某部在臨汾附近直追敵逃城流亡武裝四十里，殲其百人後，又於本月一日在臨汾北張梁莊擊潰出犯之敵。我某部爲配合太岳區地方兵團之攻勢，亦於本月一日晉將臨汾城北之喬化村偽「鳳鄉團」一百餘全部殲滅。杜戍據點敵聞風而逃，我軍追擊中又殲其七十餘人，杜戍據點亦爲我佔，獲得半年之解放。同時，一部我地方游擊隊，以神速之勢，於十五日突襲臨汾西北三十里之土門敵據點，俘敵保警一中隊十九名，再度收復該地。另一部我軍配合收復襄陵時，直撲南辛店、澗頭等地（城南十餘里），俘敵十名。至此，洪趙全境已無敵跡。而胡匪則喪魂失魄，困守孤城。從六月中旬至今，該區地方武裝、游擊隊共斃傷敵二百餘名，俘敵二百八十餘名，爭取潰瓦解敵八十餘名，繳步槍一百四十三支，輕機槍七挺，擲彈筒四門，擲彈筒一個，子彈四千四百餘發，電話機一架及各種軍用品甚多。

華東各線我軍出擊 殲蔣匪三千七百

匪進犯膠東計劃已受阻礙

（新華社山東十六、十七兩日電）華東我軍猛烈出擊，殲敵三千七百餘人。茲分述於次：（一）我軍一部配合大反攻，在山東濱北地區展開反擊，戰鬥從十日開始，首將偽前鋒南犯之蔣佔諸城之蔣匪六十四師一五六旅壓縮在城內一隅，以猛烈炮火予以殺傷。同時分兵兩部，阻擊從景芝北犯諸城之蔣匪八十三師、二十八師及向石河之北道口進犯之六十四師一二一旅，經兩晝夜激戰，共殲敵二千餘人，俘百餘人，迫使其結集高密一帶進犯膠東之蔣匪六十四師回援，蔣匪進攻膠東計劃已遭到阻礙。（二）九月一日（野）（東）公路上之黃山集（在沙（浮）以東）以短促阻擊，迎擊兩個營之戰術，以少數兵力，殲敵八百餘。當時，蔣匪六十八師三個營，由黃山集之蔣匪六十八師之一團，配合偽保安團，東犯官莊、腰莊等地，我當予阻擊，匪不支潰退，所放軍某營立即以一部追擊潰匪，另一部迅速迂迴匪側，直插王樓，守敵一部潰逃，四面小溝，一路追擊，向故軍隨護黃館東門，火力剛好，潰匪倉皇至距東門一百米處，我立即出敵不意，猛烈掃射，與追擊潰逃之解放軍形成夾擊之勢，一舉將匪殲滅。此役，共斃傷五百餘，我軍計繳獲山炮一門，我當光復黃館三門集。（三）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我某部在魯西南擊潰由曹縣北犯之蔣匪八十八師六十八團全部，斃傷俘敵連長以下五百七十餘人，繳獲輕機槍十一挺，小炮六門，步槍（四）六零炮及手炮六門，我某部在魯中地方兵團一部，九日拔除蔣匪盤踞黃非（新泰、萊蕪間）之蔣匪七十五師一個營，斃傷俘匪三百六十餘，刻新泰萊蕪路段已無敵蹤。同時，我某部又殲魯山縣等地援蔣之蔣匪。

蔣匪軍事危機急劇發展中 滬米價暴漲至六十五萬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綜合消息：顯然說「今年各產米區的年成都很豐收」（勞聯社），但上海米價仍繼續猛漲，十五日每擔漲至六十三萬元，十六日更達六十五萬元，超出過去任何時期的紀錄，並影響其他各種貨物，尤其是行將出口的大豆、紡織品、生絲等出口貨的漲價。農市對元比國至於週來之最高爲四萬八千五百元。上海米價暴漲原因之一，係由於傳出了蔣政府將徵收八萬擔軍糧。另一原因，即準備在無錫徵收失業米的消息，據說是大批運米船隻將被徵充軍用。蔣匪政府的嚴重情形，「已引起上海市場的恐慌」，使得蔣匪當局手忙腳亂。已急令江海關「凡沿長江各省市米麥麵粉，如經由長江口外至其他沿海省區銷售，一律須經該關核准，否則以私運論罪」。上海蔣家警備司令部也已下令，禁止上海食糧出口。蔣匪特務對「川販」，「投機分子」，進行搜捕，但結果仍無效，據實際上近數日來，已有許多米商被捕，「（蔣）市政府當局似乎無力制止搶購」，「民食情況已十分嚴重」。

神府邊沿區民兵 埋雷炸死進犯敵

（本報訊）神木敵常來我神府二區賀家溝、李家墕、秦家坡一帶騷擾，我二、三鄉民兵即主動出擊，於一個晚上，追入敵據點附近，將地雷埋在一個廟門上，第二天清早，敵人出來搜山，當兩個敵人持槍進到廟門時，「轟」的一聲，地雷爆炸，炸傷一個敵人。現我神府邊區民兵，積極開展爆炸中。（幸村）

晉中我地方武裝 殲敵一百餘名

（本報訊）軍息：活動於晉中之我地方武裝，痛殲閻頑匪隴彈大部。本月四日該部伏擊由汾陽之仁岩去文水之四十六師二團一部，激戰三十分鐘，斃傷俘敵二十八名，繳輕機槍三挺，小炮一門，步槍七支，子彈千餘發。八日，文水敵六十六師一九六團七個連出犯孝義鎮及其以西之南莊、馬東等村，該部隨即發起攻擊，經激戰三小時，全殲敵五連及六連大部，俘敵連長以下五十名，斃傷三十名，繳輕機槍五挺，小炮三門，步槍二十五支，手槍一支。

……秦公路上之國溝子、翻匪，殲其一部，繳輕重機槍十四挺，小炮一門，並兩擄獲，繳追擊炮彈……七日，我另部光復新……二百箱、棉花千斤。

悲觀空氣籠罩蔣黨四中全會 蔣匪哀鳴「最後關頭」

中國人民將取得必然到來的全國範圍的勝利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蔣介石在他有生以來最倒霉的時候，召集國民黨四中全會與黨團中央聯席會議，這個會於本月九日開幕，十三日閉幕。開幕之日，上海米價漲到六十萬一石的最高峯，次日蔣軍開始宣佈戒嚴，因爲解放軍已經打到了安徽省的無爲縣，離南京只有二百餘里。在這個會上，悲觀空氣籠罩全場，蔣介石在該會宣佈了他的「最後關頭」，說：「危險困難較之過去任何時期」。蔣介石在會議上的講話只是「自己的軍事經濟資源至少可以維持兩年」。蔣介石所常用的欺騙手段之一即是嚇人，現在這個手段已經用不上了。一種流氓手段，蔣介石的另一種手段是「和談」的花樣，這次蔣介石在會上又祭出了他的法寶，可是這一次決沒有人上當。而且也不敢叫嚷什麼「……」，也不敢公然多說什麼。放棄軍事的巨大反攻，不在人民的巨大的反攻與蔣匪軍區撤退前頭，蔣介石已經被打得頭破血流，認識到自己已經不能打到底了，倒向美帝國主義乞討更多的援助，企圖把全國的反對派團結起來，同時，鎮壓內部的矛盾、貪污腐化，整頓蔣黨本身，以便延長內戰下去，達到他們的目的。蔣介石匪幫求乞的迷夢，和他的撒謊，叫嚷獻媚和撒嬌，蔣介石玩了一套魔術。爲了團結匪幫本身，蔣介石和他的三青團，這就是把幾年前由國民黨分出去的三青團，再與國民黨合併起來，說這是什麼「統一革命力量」，並且叫宋子文發起什麼經濟救國運動，把因爲人民解放軍大反攻而立即就要失去的四大家族財產如淮南鐵路、煤礦公司的投資等，「捐獻」了出來。固然政治經濟相信「旅行」的一切，但無論美國帝國主義給蔣介石以多少援助，也決然挽救不了他們死亡的命運，而且蔣介石匪幫本身也已經到了崩潰的時候。觀察家稱：中國人民與人民解放軍將給蔣介石匪幫以更有力的打擊，而取得必然要到來的全國範圍的勝利。

通知

各級政府、公安局、貿易公司、各公商、稅務局及所屬各單位：為了貫澈救災救荒厲行節約，今年中秋節懸一律禁止打月餅，並嚴禁送禮。希切實執行，為要。特此通知。（不另行文）

行政公署　九月十八日

洪趙擴幹會為純潔組織
清洗地主 劉千 李牧 出黨

（新華社晉西南十六日電）洪趙擴幹會將破壞土地改革的地主份子劉千、李牧開除出黨。劉千曾任太嶽區趙城縣公安局長，利用職位，個懸清算他易父的趙城鎮群眾。他父親以前博訛去人家的一院房子，欠一百二十元未給，他為逃避清算，將還欠賬抽起來。他找了五個保人，將地主劉德寶已贖給貧苦群眾的四畝水地要去，寫成自己的死契地。向群眾放賬吃利錢，竊取物資。九分區擴幹會上，宣佈了財經會議決定，嚴禁賣槍命令，他即在會後將一支三八手槍盜賣，隱瞞三八槍一支。工作中一貫的鬧宗派，反抗領導。違犯九分區擴幹會所宣佈的紀律，將大會中一切問題到處亂講。八月，洪趙召開擴幹會，他到距會場三里的某村，向他老婆問明情況後，私自逃走。三區勤理員李牧將自己破落地主成份隱瞞改為中農（祖父時是擁有八百畝水地的大地主，後來破產），他又以職位貪污剝削，贖回很多土地，用買兒的方式僱了個不願錢的長工，又買了個丫頭。在村中逃避負擔和差務，還包庇三家地主三年沒支差。今年派夏公糧，他給僱農胡殿茂派了一石，而把地主李興掌十二石減去五石，因群眾反對，才加上九斗，還給地主撐腰，李興當用鐵頭打破貧農抗屬周海龍老婆的手時，他向地主壯膽說：「不怕，叫他來區公所告狀。」又將開會逃亡排長窩藏了六天，當向他要人時，他就私自放走。上述兩個混入革命組織的地主份子，大會一致決議開除他們黨籍，撤消職務，交由群眾清算處理。（果斓）

軍幹校軍人大會上
摘了兩個異己份子的軍帽
拱趙二人混入我軍 嚴重破壞了我軍政治影響

（本報訊）軍政幹部學校按收拱閱及警衛連，於九月八日召開全體軍人大會，鬥爭混入我軍的階級異己份子拱許昌、趙興。拱、趙兩人，都是去年晉北戰役的俘虜，出身地主（拱）富農（趙）家庭，本人是兵痞流氓成份，自被俘後，一直隱瞞歷史，在實際行動上，一貫進行破壞。他們在朔縣被俘時，就破壞我戰場紀律，搶衣服鞋子，在一旅時又在戰場上丟掉武器、打人，後被送到後方。在軍政幹部學校擔任飼養員時，他們竟互相包庇，為非作惡。每次用差，輒偷賣馬料（多少數目，他們自己也弄不清了）。這種違法走私，使用白洋，吸大煙，嫖破鞋，嚴重的破壞了我軍的政治影響。除以上罪惡外，拱許昌為逃避群眾鬥爭（他家曾給群眾清算了兩次），企圖長期躲藏在我軍裏，偷盜了一千餘斤糧食，預備開小差後，他自己的思想日漸暴露，企圖逃回國民黨軍，被群眾抓回。在這次軍人大會上，大家對他們的罪惡，莫不痛恨萬分，一個十六歲的小鬼李萬端氣得臉色發青的說：「狗日的在家剝削老百姓，出來還……

剝削牲口。」有的說：「他們敢打老百姓，今天我們要給老百姓報仇。」最後一致認為，這些地主惡霸，污辱了解放戰士的光榮稱號，當場給摘下了解放軍的軍帽，開除軍籍，並送交政府轉當地群眾處理。現該村及警衛連，根據這一民間運動，分別組織教育，以檢查每個同志的階級立場和思想。（甘同璽）

保德土門等三村群眾
清算觀音殿主持滿仁

（保德訊）三區土門、郝家塔、張家溝三自然村聯合鬥爭觀音殿主持滿仁和地主郝文等。滿仁原名王錫恩，十二歲入寺為僧，後來取得三十二「堂廟」（即三十二個村子的地主）的支持，變成了該地的惡霸地主，除擁有五十餘垧土地外，十六個村子每年都得給他奉送十六大石租食，他以此來放牛債吃利息。在鬥爭大會上，群眾揭露他種種的罪惡。炳王子訴苦時說：「你丟了馬騾，便說是我兄弟偷回家去，把我拉住廟門，直打得無路可跳，從鐘樓上跳下去跌死。」還有他的三兄弟，炳英接著起來控訴：兄弟上廟的九歲作兄弟受死，後來，活活的把村也不給埋，只搭了塊席子，說到這裏，哭得抬不起頭來，他的全場高呼「為冤死的郭侯禿子報仇！」群眾上去質問：「我二爹怎麼死的呀！」你霸了他的窯洞，又狠心的把他搞死。」他回憶起民國十七年他二爹趕到滿仁的窯裏，他自己估了他的婆姨，最後給他吃上「生牙膏」和「生丸」，尋比活活給他害死了，死後他活告到村公所。不但沒給他伸冤，反而叫他攤了一桌席，給滿仁賠罪了，接著群眾又控訴了郝文等罪惡。這次鬥爭結果，共向地主要回一百七十垧土地、房院七座、牛驢八條、糧食一四十二石、衣裳一百八十件。現三村群眾正醞釀統一分配中。（杜茂）

靜樂東大樹
給地主「糾正」回去的利益群眾全部要回來了

（靜樂訊）東大樹四五年反貪污時，清算出地主雲平地二十畝，水地七垧、塔地十八畝、坡地五畝、四畝，當時即分給無地缺地的佃農，立了死契。但在四六年九月村長王有後從擴幹會回來，有「糾正侵犯中農利益」時，又把地主定成「中農」，將清算出的土地全部「糾正」回去，今年群眾很不滿意。大家覺悟提高，紛紛議論，並向村公所提出意見，村公所接受群眾意見，乃經過貧僱農小組村論，召開群眾大會，將二十五垧青苗地全部要回來，現正重新分配中。（秦交明、李白群）

民兵趙三娃
活捉奸特吳世和

（寧武訊）奸特吳世和，本縣吳家溝人，曾在閻匪的一師當工作，任過偽營長，日寇佔寧武城後即投敵，任寧武石家莊「工作組」組長，後任靜樂「和平團」團長。日寇投降後，潛逃到朔縣，去年八月共從朔縣回來，企圖設吳逆下落不明，企圖掩蔽。本月二日三馬營民兵趙三娃在地裏割草，猛抬頭看見一人，手提大鍋，鬼鬼祟祟走來，仔細盤問，原來正是吳逆，當即扣押，送交公安局審訊。（胡映垣）

神池楊家坡民兵
向地主追出私藏武器

（神池訊）一區楊家坡行政村所屬四個自然村民兵，向地主追要出火槍四十六枝、長矛十根、大刀十四口、九節鞭一個、戟一根。僅太平莊一村就追出火槍二十三枝；楊家坡地主楊晏，舊政權時練武習藝，村裏誰和他不對，就用大刀威嚇。此次民兵向他要槍，他還不出來，才拿出來了。地主崔世滿，保藏下槍、刀時說：「保藏下十五斤火藥，仍然不拿出來了。群眾憤怒的說：「地主不死，非把這些殺人兇器根除淨不行！」現民兵仍繼續追要中。（良柱）

（寧石訊）一區李家溝地主蔡世旺，會在中陽縣府當過幾天科員，後為逃避負擔，於去年十二月逃來七區圪墶村，仍買窯洞坑勤參加工作。今年正月他在李世斌家，抗勤米二石五斗一升。在清算中，他不服，說：「蔡世旺打我打了，今後沒有把我打死。」當即轉移地主家時，由我們說：「地主搶有什麼陰謀？」又說出保存的武器有手槍一支，生產人員，成份不明）寄放在他家的。現他已將此事通知，扣押。（劉世亮、任登恆、吉殿奎）

解決貧苦群眾種冬麥困難
大寧太德村群眾清算張萬海

（新華社晉西南十七日電）大寧太德村群眾清算奸惡張萬海勝利，解決貧苦農民種冬麥的困難。張某係閻頑「兵農基幹」，當閻長三、四年，在村中作威作福，欺壓群眾。張七海的父親因還不起糧，匿他婆婆後，不幾天就死了。他乘糧價低時，向群眾派款，到糧高漲幾倍時，再把糧賣了，向村公所交款，從中勒索。全村三十二戶，幾年中，全部被逼討債，被逼逃亡者六七戶。張某並有十一支槍支、十六顆手榴彈，常威脅群眾說：「誰要和敵軍（指我軍）接頭，就殺誰。」上大寧解放後，張某於群眾鬥爭他清算中潛逃，群眾即奮起向其家清算出糧食十九石七斗五升、棉花一百六十七斤半、白布一百七十餘丈、銀器三斤六兩、新棉被七床、綢緞洋布衣服七十餘件、白洋五十一元。隨即根據群眾要求，首先解決貧苦農民的種冬麥時的牲口與麥籽的困難。當即派人將布和棉花馱到臨汾，換回毛驢八頭、牛一條。經過群眾再三比較和民主的評議，將全村應分配果實的廿六戶貧中農，分成四等分配，特別照顧極貧苦的軍屬張蘭庭與孤身逃難張德皮。還分給張青苗地廿畝、棉花畝半多、牛個牛，並準備為他代耕六畝麥地。張係河南人，窮地全無，以前村中只叫他支差，不叫他開會，不把他看成村中人，部份幹部不主張分給他果實，說：「這人住不長。」後區幹部個別找他談話，他說：「有窯有地便是家，誰還願意走，沒辦法了，不走也不行。」因此便分給他青苗：玉麥四畝，棉花畝半，價值卅餘元的棉衣棉被、窯洞用具等。該村解放前只有九頭牛、四隻驢，有廿四戶沒有牲口。現在卻有十一頭牛、十一頭驢，只有八戶沒牲口。全村中貧農準備大量種麥，已翻麥地四百餘畝，去年該村只種九十多畝麥，今年計劃種七百餘畝。麥籽已有三石多，缺數正購買中。（閻仲達）

靜樂峯嶺底群眾
鬥爭地主狗腿 高炳朱 李根成
高李二人曾數次送地主到敵區

（靜樂訊）五區峯嶺底村三百餘群眾，於七月十五日開大會鬥爭連送好幾個地主狗腿敵區的高炳朱、李根成。高炳朱是破產地主，依靠大地主高俊德的勢力欺壓群眾；李根成是中農，地主狗腿，四四年混入民兵組織。他倆與逃亡富農猪明昌勾結一起，為非作惡。今年四月，群眾反大地主高俊德時，高炳朱替其隱瞞收藏了一架書籍、兩箱衣服、匣像匣子及其他衣服，躲避群眾清算，並把高俊德的孫子高四存一家四口人——高四存一家四口人，護送至敵區。六月，群眾特將富農段來生扣起，李根成及其弟根鎖，且曾把群眾扣起的大地主高大豬放走。六月二十九日，高炳朱和猪明昌借故要賣磁器，並暗將大地主高世宏一家四口人送出敵區，引到天×廟（原稿不清）住了兩天。他們給送吃送喝。路經峯嶺底時，高炳朱、李根成要白麵吃，向群眾許送到陽曲縣城，被我扣住一副被子、一件皮襖、白洋三十元，當區大隊長扣押（一猪明昌逃跑未捉住），交由群眾處理。

群眾對這種破壞土地改革行為，非常憤恨，紛紛要求開會鬥爭。十五日開大會後，貧農段天祥說：「你把咱村的地主販運到敵區，又服從敵縣的，還嫌不夠，你什麼心思？」高炳朱低頭說：「我是為了賺人家錢。」張二孩插口說：「我看你不是為了賺錢，是要把地主的金錢帶上服給閻錫山，出來打群眾。」民兵段中和說：「根據民兵，你當上民兵，完會給地主報信，息，前年群眾請你吃油糕白麵，你對不起群眾，你有甚對不起你的地方？」女人們也說：「你給人家利用你送地主，人家給你甚利益，你討論決定，最後解決辦法，李根成扣送政府依法辦，高炳朱的家產暫時封存，等將來工作團來時一併解決。（李如松、段計祥、王黎清）

方山馮家莊等村
民兵輪流巡夜
打死山猪捉住逃亡地主

（方山訊）馮家莊、劉家莊等村民兵組織起來，打山猪巡夜。群眾打死山猪一隻，將一百餘斤猪肉分給了群眾。民兵李引屯、郭斂兒等三人並扣獲臨縣逃亡地主一人（已交原地群眾處理）。群眾高興地說：「民兵組織起來，山猪可好啦，又能保護莊稼，又能監視地主特務。」（任興、至德）

乘蔣匪內戰後方兵力空虛
蔣區變民紛起活動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蔣區蘇、浙、皖、贛、湘、川、康、滇、黔等省民變武裝，乘蔣匪內戰後方兵力空虛之際，紛起活動。據蔣區報紙透露之極不完全材料，民軍五月份以來各地活動情形如下：江蘇蔡賢縣境胡家橋附近，五月二十九日有民變武裝五十餘人，佔據時匪自衛隊，金山附近之胆嶼，五月二十八日，有一股穿草綠色軍裝攜帶新式武器之民軍四十餘人出現。常熟、鎮江、丹陽、武進、揚中、句容等縣境內，均有民軍四出活動，蔣記地方政府束手無策。五月間，並有水上民軍數百人，在江蘇海面馬蹟山一帶追逐蔣家緝私海艦兩艘，嗣經蔣記海軍艦前往援救，該二艘艦始得脫險。太湖民軍現有船隻六十餘艘，經常游弋湖上。浙省四明山民軍，繼五月十四日襲擊鄞縣鴨六部步槍二百餘支之後，六月三日又派隊一部俘攻鎮海莊市蔣記警察以及巡制，另部拋擊該縣彭家灣警察，繳隊長遍槍十餘支及全部子彈。皖南民軍除活躍於黃山山脈南北之績溪、太平等縣外，更躍動於該省第六行政區旌湖等六縣地區，使該縣蔣匪當局手忙足亂。江西、湖南邊境之井崗山北麓，因境永興、虫花，湘境茶陵、攸縣民軍，有段志成率領之「強子隊」，段毓生之「爬山隊」及另部「鋪天隊」，前兩部人槍甚多，經常活躍於界化隴一帶，捕捉過往蔣匪官員，蔣匪均視該地為畏途。贛省南（南昌）潯（九江）公路，常為民軍威脅，六月十二日蔣家交通部第二運輸處之班車二輛，行至德安北六里處，被民軍三十餘人截擊，俘獲蔣記江西區直接稅局局長趙鳳翔、運輸處官吏某及押車士兵四名，繳獲槍械四支及大批物資，民軍俘獲蔣官蔣兵，負荷戰利品，從容凱旋。川黔湘鄂邊境之民軍留伯英部日見壯大，蔣軍進行年餘之「軍事進剿」失敗後，近又進行所謂「政治進剿」，仍歸失敗。滇、黔邊區黃境暨岑、平彝、麻平、師宗、宣威及黔境興義、盤縣、水城、威寧等縣，民變蜂起，迫使駐防該地之蔣家窖軍特務旅第六團，五月間會同各縣縣府，於公路沿線及各隘口設築碉堡，以圖防守。西康民變仍在繼續發展中，由成都通雅安之大道，全部均受民軍威脅。

晉冀魯豫強大人民武裝
向殘留蔣匪猛烈出擊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配合反攻大軍南征，晉冀魯豫區龐大地方兵團、民兵、游擊隊全面出擊，向殘留晉南、豫北、冀魯豫之蔣匪展開猛烈攻勢。茲綜合報導如下：太岳地方武裝六、七、九日連克臨晉、虞陵、猗氏三城，九日又克靈石之梁家圪塔據點，殲俘敵一百二十餘人。濟源民兵八月三十、三十一日一舉收復白坡等七據點，沿黃河之濟源孟縣兩縣，已無蔣匪踪跡。

豫北地方武裝繼擊新鄉近郊，八月十日復擊潰王脫三部二百餘，生俘其四十名，並攻克王匪老窠小店寨，該寨距新鄉城僅十八里，使新鄉蔣匪驚慌萬分。安陽附守孤城之蔣匪，被我民兵武工隊及城郊羣眾層層包圍，不敢外出一步，在冷槍地雷捕捉的威脅中，坐待末日。我另一部地方武裝深入封邱、延津、陽武、原武一帶，輔助羣眾進行土地改革，現封邱鬪爭羣，民已建立聯防武裝，民兵出動，防鎖匪，蔣匪心驚「還鄉團」之騷擾。

×　×　×　×　×　×

從海面上進行反攻！

渤海解放軍
成立海防縱隊

（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正當解放軍大舉反攻之際，山東渤海區人民解放軍海防縱隊於五日宣告成立，並於海濱舉行萬人慶賀為軍建軍大典。首司令員向全體號召：「我們要堅決消滅海上蔣匪，為保衛渤海七百里海岸綫而戰鬥，並從海面上進行反攻！」

新華總社及解放區記聯
電慰前綫隨軍記者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人民解放軍的全國性反攻開始以來，各綫記者隨軍採訪，熱烈報導，頻傳捷報，振奮全國人心。本社總社及解放區記者聯合會，特電各前綫隨軍記者慰問致敬。原電如下：

各總分社、各前綫分社轉各特派記者、隨軍記者暨全體新聞工作同志：你們隨各路解放大軍，出發前綫，在砲火中奮鬥捍，與反攻大軍並肩作戰，報導了人民解放軍之勝利消息，及其英勇戰績，捷報頻傳，振奮全國人心。望繼續努力，爭取在新聞戰綫上打更多的勝仗。敬致慰問。

晉冀魯豫軍區七月以來
俘敵軍官三千五百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頃於九月十三日宣佈，該區七月以來，共俘敵軍官佐三千五百餘名（劉鄧大軍隴海路南所俘未計在內），計將級九名，其中中將三名，即整七十師師長陳頤鼎、[illegible]十五師副師長[illegible]、整六十六師師長宋瑞珂，少將計整七十師副師長羅晉東等六名。校級共三百六十六名，其中上校整三十一師一四一旅參謀長徐鴻成等十名，空軍少校駕駛員王朋臣一名，中少校共三百四十六名，尉級軍官共三千一百餘名。在被殲蔣匪軍軍官中，有不少係第二次被殲俘者。整七十師一四零旅今春一二次被俘，第一次月在魚台外圍被殲，係一月四日謝任二，同時該旅旅長六師一六九旅旅長謝懋權被俘，經釋時，在魯南向城之放後，七月該旅又戰中被俘，四門寶光二次被殲，該旅新他騎，僥倖漏網。任旅長謝清華亦為

沙土集就俘蔣軍官中
又查出少將一人副旅長二人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十七日電）冀魯豫解放軍總部頃發表第二十四號公報，公佈沙土集全殲蔣匪整編五十七師補充戰果如下：計生俘該師中將師長段霖茂，少將師政治部主任李稱青，六十旅（即四旅）副旅長王[illegible]，一七一旅副旅長張覺元、上校以下官兵八千餘名，傷兩千餘名，共萬餘名。繳獲[illegible]榴砲六門（[illegible]），野砲二門，迫擊砲一百門，擲彈筒一八一個，輕重各式機槍五百九十一挺，長短槍三千六百四十九支，各種砲彈一千六百[illegible]，各種子彈四十餘萬發及大批軍用品。

戰事重心推向長江流域
（一週綜合戰況）

人民解放軍發動全國性戰略大反攻的歷史壯舉，震動中外。目前戰事中心，正移至敵後的中原地區；戰綫以空前巨大規模，推向長江流域。

劉伯承將軍所部大軍，自八月七日開始南征以來，已向南疾進千餘華里，目前已迫入大別山地區，正向鄂東、皖北進軍。左翼於九月十一日解放桐城、廬江，穿越潛山，十五日打至無為；右翼於十一日攻克潛水。豫此，出師以來，已在豫鄂皖路南之皖地區，收復與解放縣城二十八座。大軍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充分暴露了蔣匪腹心地區兵力空虛，部署錯亂，全盤被動。蔣管區的江南，惶惶不可終日，匪府南京官僚感震，蔣介石速召開軍事會議，京滬路撤兵鐵甲車巡邏。

南渡黃河縱橫豫西地區之陳、謝、韓、孔、秦所部大軍，自八月二十三日迄今，連克縣城九座，並解放廣大地區。西路於九月十二日克復隴海路上靈寶城，殲蔣匪七十六師一旅全部及三十六師一六五旅補充團，蔣匪殘部逃竄潼關以東四十公里之閿鄉城，解放軍直追城內，將其全部殲滅，該城亦告解放。同日，我另一支大軍攻克扼陝豫鄂三省要衝的盧氏城，威脅胡宗南後方，西安宣佈「準備巷戰」，一般官紳紛紛搬家逃命。東路南下大軍，則於十日進駐伊陽縣城。

西出津浦路挺入魯西作戰的陳毅將軍等所部大軍，於九月八日在鄆縣以東的沙土集，一舉殲滅蔣匪整五十七師，生擒其師長段霖茂以下八千餘人，另殲傷其二千餘人。華東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宣告了敵人在山東的所謂「重點攻勢」一敗塗地，並以更猛銳的攻擊精神，予敵人以新的打擊。四一支勁旅會同全國的大軍，不僅粉碎了蔣匪中央社關於山東戰局的種種神話，而且已弄得南京匪首連夜開會，急謀報復應付了。

正當白崇禧在蔣匪四中全會上報告陝北局面是已在所謂「掃蕩中」的時候，彭德懷將軍所部大軍，以神兵天降的神速動作，突然於十一日出現於延安東北七十五公里之永坪鎮，將胡匪宗南主力之第一軍及第廿九軍七個旅包圍，完全截斷。經七個旅匪軍的其友軍卅六師被殲滅後，匪軍比他更快，倉皇南逃，可是我解放軍比他更快，在延（安）榆（林）公路之淮濟一帶，兜頭一包，七個蔣旅已陷入我大包圍中，而臨着三十六師同樣的命運。王胡泰將軍部關中解放軍又威脅西安於西北。陝北人民解放軍這一妙着，竟使胡匪宗南狼狽退卻，叫着其部下行將被殲，而隴海東段匪軍於前，秦豫陝門戶洞開於後，無怪其在西安發燒如雷，天天追部下「提頭來見我」了。總計本週內，陝北解放軍殲滅千餘人，並自南下反攻以來收復縣城十座。

北綫晉察冀解放軍等所部，繼冀察解放軍，在蔣匪說是已「全部肅清」的平津保三角地帶，大展雄威。九日一舉攻克大清河南之新鎮城，殲滅蔣匪十五師一個營及另一個團大部，又乘勝收復鄰近之雄縣城，又生俘蔣匪九十四師等部千餘人。另部於六日突入平漢路高碑店以北之松林店車站，切斷平保間交通。據美聯社報導：保定周圍情勢嚴重，該城糧食之供給斷絕，現已停止發電。

東北戰綫無戰事，陳誠自到任以來，到處奔波，忙成一堆，充分反映其欲儘民主聯軍下一打擊的重量。（十日至十八日）

晉冀魯豫軍區
釋放被俘敵軍官二千餘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晉冀魯豫軍區頃釋放二千一百八十三名被俘蔣軍軍官，另有大批被俘蔣軍軍官自動參加解放軍，為打倒蔣介石而鬥爭。被釋蔣軍官中，有校尉級軍官，有雜牌部隊的及蔣嫡系部隊的軍官，並有政治人員及特務人員，被釋解放軍官，均發與充裕的路費，並發還所保存的各人財物，有失落的亦予賠償。一個軍官的筆丟了，賠將幣十萬元，某軍官的三條金子（重二兩多），關入某教導團時，怕沒收，藏了起來，被查出後，由團部保存，臨走時，仍予發還，他感動的落淚，說：「這幾兩金子，我以為是被沒收了，誰然給我收條，我也不信，想不到會退給我，共產黨真是說話算話。」解放軍幹部把他們送到黃河時，將放軍官到河心，還依依，頻頻揮手作別。

意大利工潮席捲全國
罷工人數達一百六十萬

（羅馬訊）意大利工人抗議當局經濟政策與物價高漲的大罷工浪潮，已自北意席捲全國。意大利共產黨與社會黨領袖已決定於九月二十日舉行全國反物價高漲的示威遊行。迄十二日止，罷工人數已猛增至一百六十萬人。據塔斯社十四日電稱：「已出現了全國罷工的可能」。森林警備員的罷工已在意各地開始，出產水泥佔全國百分之六十的意大利水泥工場的工人和職員，已參加罷工。中部的普拉托城一萬八千織物工人的罷工，已得到全城一切工人總罷工的支持。熱那亞、里窩那等重要工業中心和港口，均紛紛舉行一日的總罷工，並舉行盛大的示威抗議遊行。意冶金工業工人聯盟由於廠方拒絕自九月十四日減少工作時間，以便安置二十萬失業冶金工人的要求，已提出「將舉行全國性的罷工的警告」。北意波河流域各省的農業工人罷工，至十四日止，已持續六天之久，且在繼續擴大中。罷工警戒區的各警戒小組，阻止地主破壞罷工的活動，罷工工人與破壞罷工的地主及其走狗之間的衝突，已在許多地區發生。

蔣家匪幫偽選聲中
南京群妖亂舞醜態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蔣家匪幫偽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定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偽立委「選舉」定於十二月廿一至廿三日「開票」。一則天津新星報載南京通訊，揭露南京群妖亂舞醜態稱：「國民黨是成竹在胸，惟步調不一。青年黨表面冷淡，內心焦急。民社黨頗有興趣，表面上既焦急，內心卻惶惶，完全是一幅金色的病態。一位[illegible]說競選的妙傳有二：一條是「拳打國大代表」，係指以拳頭武力為靠山；一條是「錢買立法委員」，則是指投函到處拜客，大排宴席，結集茶會，收買幹部，四處拉攏，或不擇手段，託人代辦，到處拉票。三百六十行之外的另一行，就是新近流行的「票販子」，這批人專以拉選票為職，他們向南京中央的有一位票子販子，據他說南京選舉開盤價每票十元，保證他的顧客當選偽「立法委員」，但對方只能出到四億元，雙方因價錢距離太遠而沒有成交，而價位票販子的支持者，則是他攏絡下的一批鄉長和甲長。」

關於「客里空」的檢查（三）

本報編輯部
晉綏新華總分社

從獻地宣傳中看我們的立場

去年八月下半月開始，到十一月初，報上陸續的登載過不少「獻地」的報導，這些報導都是我們的記者、通訊員寫的，都經過編輯處理的。現在，我們就想從新聞業務本身，來看我們在宣傳「獻地」中的階級立場問題。

一、從劉少白「獻地」中宣傳地主階級「擁護」土改

去年八月十三日本報刊登「開明士紳及其胞弟（即今年八月二十七日[illegible]清算的大地主劉象坤）向農民獻出土地房屋」的消息，文中引證了劉少白的一串冠冕堂皇的漂亮話，把劉少白當做地主代言人，描寫的盡像擁護土地改革似的，不僅如此，作者更介紹劉少白的簡歷中為之大捧一番，說劉少白「一生熱心革命事業」，並「本人自民國二十九年即參加晉綏解放區建設工作」，「對抗戰有其相當的主張，早有認識和相當歷史，遠在民國二十年前即有將土地交政府處理的倡議。」「毛主席號召聯合政府一實施表後，去年（指民國三十五年）留延時曾致函武劉主任，要免除其佃戶的一切租息。」事實如何呢？不用說他二十年前了，據最近本報記者劉一鈴同志搜集的材料說：就是在去年的時候，他曾派他的狗腿爪牙逃稅，欺騙農民，向佃戶逼要租子。又去年興縣六區某村群眾向劉少白的內弟（地主郎某）進行清算時，劉亦對農民告其「叫苦」，堅決反對農民合理要求。而即令年李家灣地主不留後路，區有長保件向縣府[illegible]，劉少白也即要求留機關，做為該地主「伸冤」。你看我們為地主階級做的宣傳做得多麼漂亮，就是錦上添花了！這不過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而已。

二、宣傳地主階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八月十三日方山縣臨縣李成樑「獻地」的消息中說什麼「李先生在紮縣減租清算大會上，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作了深切的批評（？）」等等。李某在答覆群眾所提問題時，又說：「生在舊社會裏，已就不乾淨」，人家說咱剝削，實際是假裝面，但戶種生產當了個些地，除交租外還給自己捐錢給公地二畝，兩年內落得一些代價，又合夥喂了一條牛，牛死後，牛皮肉自己完全獨吞，像這樣剝削地主的例子很多。」因此李成棟自「去年（四五年）方山解放後，把感剝地主地剝削對農民生產之害處。」這種報導，就是地主階級的階級本質，好像地主階級已經認識了過去剝削農民的罪惡，決心「改過自新」似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標題在「李的又是一「客里空」的發言，同樣減租清算大會上」的報導，很顯然也是在幫地主階級的地主下的一份漂亮話，企圖以此麻痺欺騙群眾，破壞減租清算，我們不作深刻研究，竟然替他大肆宣傳起來，使其宣傳，在階級思想上起了麻痺我們自己和群眾的作用。

三、宣傳地主「獻地」後，鄭氏「勞動人民」

八月十六日「柳林市士紳地主「獻地」的報導中說：「柳林市政府召開的士紳和地主座談會上，地主「獻地」後大家都很興奮（？）」縣長劉明鵬先生說：一個個會開得很好，這比是一個洗澡，把我們的封建思想都洗淨，我此實行了孫中山先生所著有其田的主張。」會後馬明鵬先生還區早起、勤勞生產，他都能勞動的熱情更得到群眾的讚揚。」這篇報導也說明我們在政治上動搖得可憐，我們被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完全蒙蔽了。

四、宣傳地主「獻地」後，政府褒揚與群眾「感激」

八月廿六日報導：「五寨縣縣長武錦卿「獻地」後，縣府代表五寨群眾[illegible]」。八月廿九日，寧武地主自動召開「獻田」會議，共獻出土地千畝，「縣政委楊經同志對紹先生此一賢明之舉極表讚揚。縣農會主任劉初元同志，由代表農民表示熱烈歡迎。」中陽忍家坪村地主鄭維元「獻地」後，村公所特於八月十五日召開群眾大會，熱烈「歡迎」。在這時農民對地主在「獻地」不勝「感激」，政府用[illegible]讚揚。這種為地主立場的報導，對我們農民實在是一個極大的侮辱，我們應該在貧苦農民前請罪！

五、在宣傳地主的「獻地」中，對地主階級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手段，毫無警惕。

（一）把土地「獻」給佃戶和變相出租——八月二十五日忻縣完小校長王在中「獻地」消息中說：「他給月的轉土地二十畝分給給有生、與交換等六家佃戶，訂立契約，確定地權，共餘三十畝分給本村貧民耕種，每年僅收租石食糧，以維持其妻及孫女兩人的生活。」

（二）、以「獻地」來掩護清算，保護其財產——八月十八日，新縣村書記周殿士「殺雞」他又親獻出房地；「我們緊記，三弟當欺負，你看那些窮人沒地沒房，咱們拿出一部份土地房子，幫助他們翻身好，應該的。咱們家裏光景很好，還存油房、水磨、騾子、平地。」

（三）地主獻地後，仍保在大量土地和好地，在所有地主獻地時，都是說「留下是維生活」的土地，但卻沒有說出留下和「獻」出的是什麼質量的地（獻地的數量性，主要就要現在留好地以這地）。八月三日報導某某地主孫八子「獻地」消息中說：「孫八子有地十頃多（大地主呀！）牲口二十餘，給農民讓出地六頃零七十多畝，牲口十二頭，剩了四十五隻。」他們所退出的地是「自己耕種以外的土地」，當然是壞地，因為誰都不會丟下好地，好地，「獻地」後仍保存四百畝好地，八頭牲口。

（四）地主以獻勞為手段，接應其唆使大量出賣土地陰謀——八月十三日報導，方山縣區員李成棟在減租清算大會上，將賣出的土地地價五萬元（？）歸勞（！）歸隊，又在寶出的土地中，以十九畝（可見獻的不止十九畝）全部收入歸勞（一）了貧會抗屬。」

（五）客觀上宣傳化形地主改變剝削方式是合法的。——十月二十二日報導臨縣王機「獻地」後「[illegible]牛一條和村裏人變工耕種（實際上是要農民無償勞役），解決口糧。並買一架快機，讓她們與村裏婦女變工織布，解決穿衣。」（紡織不負担，又可出賣投子進行剝削！）

（六）把地主階級的欺騙陰謀手段，當成他們是做「好事」，來大肆宣傳，群眾反覺不反對，也不考慮。八月十八日興縣牛友蘭「獻」來的報導，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原先嵐縣某村群眾要清算他，因他在紅軍東渡時把群眾給紅軍的糧食貪污了，他知道此事後，從興市集上買了三十石米，在群眾鬥爭會上，只要了他十五石，他給農會退回來十五石少白「獻地」，也來假裝「開明」一，於是把其餘的十五石給了與縣縣政府，與縣長叫登報表揚，庇護鄰來的地主群眾影響如何，對小中的「錢」來搗了一番，對某縣某村群眾清算牛食污一事，知道了問也不問。

從以上的事實中，可以看出，我們在「獻地」宣傳中如何替地主階級作了麻痺群眾的宣傳，如何在群眾中麻痺了對地主階級本質的認識，如何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這是我們過去宣傳工作中的嚴重錯誤。這種錯誤的發生，是由於我們對地主階級本質沒有認識，對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階級毫無警覺，階級觀點非常模糊。如：

九月三十日「對地主獻地的認識」小評中說：「對於獻地的開明大地主，必須提高警惕，該清算的一定要發動群眾清算。」「地主獻地是由於群眾運動的結果，有些有覺悟的地主認識到這是大勢之所趨，願意與農民站在一起，而獻出自己的土地，價絕不是地主偶然的大發慈悲。」從文中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對於徹底消滅封建的政策，依然沒有了解與接受，沒有把地主當一個整個的階級來看待，因而一方面肯定發動群眾對地主的「獻地」或「開明」，是地主逃避清算的欺騙手段；另一面又說有什麼「有遠見的地主」如何如何，結果一定手又把自己的思想麻痺住。這不僅僅是由於當時對這個問題的估計過高，最基本的，還是我們缺乏明確堅定的階級立場的具體表現。

一件新聞報導的檢討

編輯同志：

今年七月十八日報載：「五寨王二寶冤死案」一稿後，立即引起二專署、五寨縣府和四區幹部的深切注意，因為和事實大有出入，大家都懷疑是誰寫的稿子，經我調查以後，把該稿失實和處理經過說明如下：該稿是白丁同志寫的（此人我不認識。白丁同志係過去五寨縣工作人員，被派往晉北一帶工作，）收到該稿是他路過五寨時寄來的。）在六月初（日期記不確），收到該稿後，因原稿未經縣上審查，且係人命案，為慎重起見，讓我們調查一下。我接到稿後，先問縣府李副縣長，他未提正式意見，只說：「王二寶不是周黎明中隊長打死，而是王二寶自殺的。」（原稿說是被打死的。）當時我向四區幹部會議（區長）同志調查，他也因不了解情況，未提意見。我本想到該村調查，但因當時太忙，結果就麻痺地沒具體調查，就寄到報社，並說明「再正了王二寶非周黎明打死的一點材料」，即可刊出（記不得原話），於是該稿就刊用了。但我在轉消息和事實對照起來，有三點材料根本錯了：

一、王致和不是老僱工，而是破產地主，他的成份應屬富農。但後來李政委和四區區幹部談調查和縣府的了解，確定他是破產地主。按王致和原先是安家坪人，家有三頃半的地，雇人種地，自己不勞動，後來因浪蕩而破了產，於是在上全家給汶兒水他外父家看（實係工質性質）才五六年，他大兒參加了騎一軍，二兒（即王二寶）是吃喝嫖賭，抽大煙不務正，村裏人都不願價他。現在根據這些材料，已寫成判決書，向來向上級備案「以後還可讓群眾討論，但弄錯王致和的成份是確定無疑的了。

二、消息內提到民兵小隊長周黎明，細說給石咀頭村高九花、王二兇等四人的八路，是根本沒有的事。消息發表時，周正在禁閉中，王對報紙後，就申訴他的不白之冤。後查周黎明是一青年幹部，家境清貧，工作熱情，惟一次犯錯誤，才把他扣起。而所謂給石咀頭村人之事，乃王致和的誣告。

三、消息內提到幾次縣府科長們的處理情形，也與事實不符，這件人命案早已發現，但事情未經群眾中調查清楚，因此未作最後確定的處理。[illegible]，而非像報導上所說的那種情況。

從以上事實看，證明白丁同志的報導，是聽了一面之詞，而未向群眾調查。但我在處理這稿件時，採取了馬馬虎虎的態度，接到區訊科來信後，只聽了個別同志說「沒有什麼」，就把它寄出去了，對群眾很不負責任[illegible]。

想到我在半年多來的通訊幹部工作，是犯了很多錯誤的。我寫稿和處理通訊員的稿件，總是粗枝大葉，只求稿件多，只求寫稿子可用，就一下推給報社，從未考慮新聞的真實性，只要發現一點材料，根據就寫，也不深入採訪和研究，從在自己寫稿上，修改他！因而使很多新聞不能用，尤其是單聽幹部的材料，寫了不真實的報導。如今年一區白貴榮同志給我說「河灣群眾向地主要公根」，我聽了就寫，該稿到報社後，我才跑到河灣調查，才知道不但公根未要出，連地主也跑了，這是多麼不負責的事。這種「客里空」的作風，我今後必須努力克服。

五寨通幹白尚武

臨縣第四完全小學校產銷合作社啟事

[illegible]等均減價賣給學生[illegible]一律照原本賣，並特派人將股金、紅利一併交各區幹員及其家長親收與收回股[illegible]

人 田雲修 [illegible]